

冬天的树

□丁维香

一棵树什么时候最美？看到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：“树之最美还在所有叶子都被秋风撕扯之后”。突然心头为之一动，不由得格外关注起冬天的树来。一年四季，在春夏秋这三个季节里，我们抬眼看树，其实是在看叶、看花、看果，只有冬天里的树，如智利诗人聂鲁达所说，当华美的叶片落尽，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。

一棵树，尤其是一棵老树，年头越久，就越丰富，它们疏密有致，凌厉的指向天空。而天空是微蓝的，一树线条般的枝条，背景是一望无际的淡蓝的天幕，犹如一幅水墨画。不具颜的值，不显色的彩，却有一股摄人心魄的美。

特别是生长在乡野的树，远离繁华熙攘的都市，扎根在肥沃或贫瘠的土地上，一年又一年。没有人专门为它修枝剪叶、施肥浇水，不像城市里的树被人宝贝般侍候着。但是，他们并不卑微，反而更无羁，也更干净，像是最为纯粹洁净的灵魂，不被尘世间的不洁所污染。一棵苍穹之下挺立在旷野上的老树，粗壮的枝干，剥落的树皮，巨大的树冠，将自己坚

韧、倔强地印在严寒的天空中。天越寒，北风越肆虐，越显其伟岸、坚强。每每看到这种景象，我总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感动。

冬天的树也是有“果实”的，你看，那些鸟巢像不像是树结出的硕大的果。有一次驱车下乡，侄子上小学的女儿，从出城开始就贴着车窗玻璃数沿途能看到的树上的鸟窝，数啊，数啊，多到数不过来，小姑娘简直是要崩溃了。是啊，鸟窝怎么能数得过来呢？太多的树上有太多的鸟窝，不然这寒冷的天小鸟们能去哪里呢？冬天的树慈祥地接纳了这些小生灵。

不仅如此，风霜来了，它也接纳；雨雪来了，它也接纳。李渔说树的好处是：“见雨露不喜，睹霜雪不惊”，所以能“挺然独立”。冬天的树承受着风刀霜剑、冻雨冰雪的考验，但不怨不艾，勇士般直面一切的磨难。有时看到一棵树，俨然一副枯死的样子，殊不知那黯黑苍老的容颜下面是一颗万劫不死的心。

不时地，我会为一棵树而驻足，一棵掉光叶子，裸露着枝干的冬天的树。“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我却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脸上的皱纹。”

玉兰
一瓣

乐为供销社事业鼓与呼

□瞿汉金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担任南通县（通州市）委新闻科科长，主要负责全县（市）的对外新闻宣传工作。期间，我虽然工作很忙，利用新闻报道对外推介南通县（通州市）的压力非常大，但我没有忘记自己出身农家，从我父辈起，就多多得益于供销社系统“为农、务农、姓农”的特色工作。

翻开厚厚的一摞报纸用稿剪贴本，首篇映入眼帘的，是涉及县供销社系统的报道：《加强自我约束机制 确保经营正常运营——南通县供销系统内部审计形成制度》，刊于《新华日报》1990年8月6日二版，《南通日报》则在8月29日头版头条刊出。

1991年6~7月份，南通市及各县连遭特大暴雨袭击，我县30多万亩棉花全部受涝，半数以上棉花僵苗不发。县供销总社党委适时提出了“供、农一家人，支农我有份”的口号，专门成立棉花生产服务办公室，从上至下抽调300多名熟悉棉花生产的同志，组成40支服务小分队，奔赴36个植棉乡镇，指导棉农灾后培管。我随即跟踪采访，很快写出了《供销职工为灾后培管送药肥传良策——南通县40支服务小分队活跃在棉乡》，为配合灾后生产，《南通日报》也很快在1991年8月8日一版头条刊出。

到了这一年的棉花收获期间，农民普遍担心夏季受涝后，会影响棉花的收益。我把握上级要求和政策后，主动到县供销总社和棉麻公司采访，写下了《坚持用“一杆秤”称万户棉——南通县力保棉花收购质量》，为农民吃下“定心丸”，《南通日报》和《新华日报》很快在10月4日、6日的一版突显位置刊出。

南通县供销社系统原来有近千个代销店（下伸点），以销售日用商品为主，服务内容单一。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，受市场经济转换的影响，业务经营不同程度地处于萎缩状态。从1991年末起，南通县供销总社对此进行重大改革：采取以基层供销社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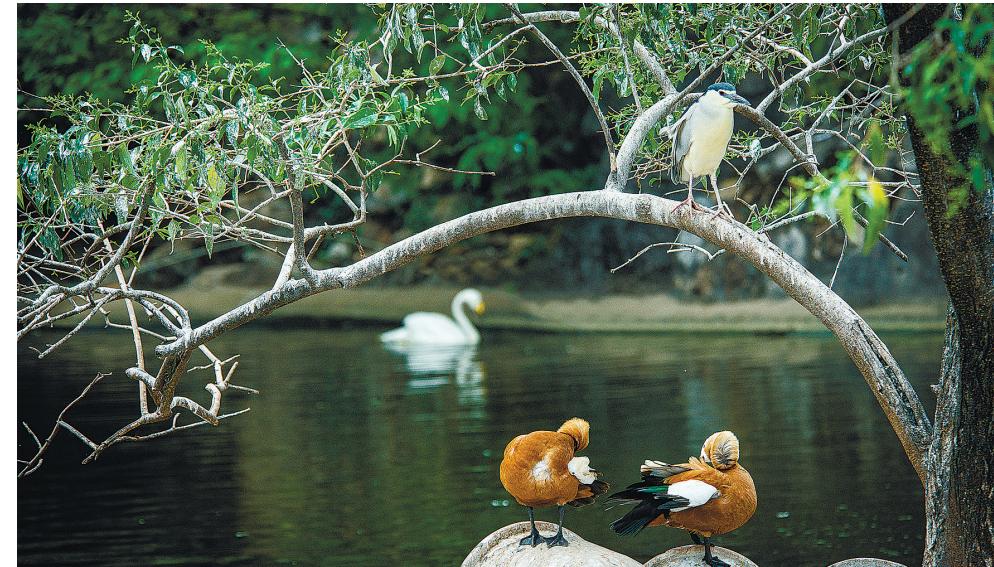
依托，以代销店和下伸点为基础，吸收村植保员、农技员参加，组建“村级农服务站”，在兼顾日用品销售的同时，另增加了供应农业生产资料、代购农产品和废旧农资回收等10个方面的服务内容，大大延伸了供销社为农服务的广度和深度，深受广大农民欢迎，同时也大大拓展了供销社的业务经营，可谓一举数得。

1992年春，我执笔的《南通县供销总社改革经营机制——“为农服务站”巧结农商命运共同体》，先后在《南通日报》、《新华日报》刊出。这一做法，不同程度地为全省全市供销社系统改革引了路，提供了可行性指导方案。

随着新老体制的转换，从1993年下半年起，通州市供销社集体商业系统与各地一样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，在职职工与退休员工的比例倒挂，沉重的包袱难以背负，全系统成了“特困户”。在通州市委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市供销总社主动配合市有关部门，拿出了实行全社会一体化养老保险统筹等7项措施，从长远上解决企业职工退休金足额准时发放的问题。于是，我很快写出了《上下一心 通力协作远近兼顾 标本兼治——通州力保供销商业特困职工生活稳定》一稿，先后在《新华日报》和《南通日报》刊出，后来在《人民日报》二版刊出后还加了编后。

上述涉及南通县（通州市）供销社系统的报道，还先后被中国纺织报、中国棉花信息报、中国劳动报、中国工商报等20多家新闻媒体，有选择地刊用、播出。

乐为供销社事业鼓与呼，也为我一个时期的新闻外宣工作，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

憩息

陈顺源

说李商隐

□刘伯毅

李商隐是晚唐诗人。诗到晚唐，愈写愈难，好诗几乎作尽，犹如时至深秋，东风无力，百花凋零，但李商隐的诗歌花圃，却还是菊香芬芳，可圈可点。但李商隐的诗作和整个盛唐相比，还是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，好像在西风里罩着几层薄雾，透出末世的忧伤，显得朦胧凄美。

李商隐生活在唐王朝趋于衰颓没落的时代，藩镇作乱，朋党倾轧。文宗年间，李商隐被当时“牛李党争”中“牛党”的重要人物令孤楚推荐为幕僚，并由令孤楚之子令孤绹推荐，登进士第。开成三年，李商隐应试博学鸿词科考试，不幸落选，于是来到“李党”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下担任幕僚，王茂元喜爱李商隐的才华，将最小的女儿嫁给他，因而受到“牛党”之人的排斥和鄙薄，认为他在令孤楚死后几个月就转依，是薄情之人。后来，令孤绹又长期任宰相。这对李商隐的仕途产生了悲剧性的影响，从此他一直沉沦下僚，处境格外艰难，心境也常常悒郁不舒。这也是他精致深婉、情调感伤的诗风形成的重要现实原因之一。

李商隐，怀州河内人（今河南沁阳），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，至今存世的有六百多首。他以过人的才华和强烈的感情，在诗中议论时事，借古讽今，更在诗中叹息不幸身世和孤独境遇。他的七言律诗，把这种

形式推到了极致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他瑰丽缥缈的爱情诗，更是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，跨越了时间，成为不朽，留下了许多让人难忘的诗句，如“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”；如“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；如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”；又如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”等等。

李商隐诗作中，我最喜欢的是《夜雨寄北》：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此诗的耐人寻味在于构思的新颖，诗人此刻在远离京城的巴山，盼望他日重逢时能把今天巴山夜雨中孤寂凄凉的情景，当作剪烛夜谈的话题。第一句的“君”，一般被认为是居于都城的妻子，在表现手法上，“巴山夜雨”四字在仅有的二十八字中重复出现了两次，引人注目，由于山高林密，雨夜茫茫，“巴山夜雨”一定是凄风冷雨，加上主人公孤独无依，则会更感到砭人肌骨。因此，作者殷切期待着，有朝一日能在温暖的房间内，两人剪烛夜谈现在的场景。在这首诗里，李商隐的句子像情感一样，总是绕来绕去，在缠绕中，呈现盼望相逢又不得相逢的两难状态。因为这个缠绕，让读者感到了一种深情，任何一种深情到了最后，都是缠绕的状态，在知道与不知道之间，在了解与懵懂之间的非常暧昧，非常迷离的状态。

李商隐总是一袭白衣，站立在西风下，或走在微雨中，只要不乌云压城或江山变色，对于他一个软弱的书生来说，就是幸事了。

李商隐一生只活了四十六岁，为了摆脱贫穷，重振家门，他痛苦奋斗了一辈子，但时代并没有给他飞黄腾达的机遇，也没有赐他高官厚禄。他一生没在重要岗位上干过，登进士第后，最高只做过秘书省正字，属于九品，而且几经起落，忐忑不安。中国封建社会一向崇尚学而优则仕，但世事未必尽然，除李商隐外，我国历史上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不胜枚举，单是李商隐的河南老乡就可以举出贾谊、刘禹锡、李贺等人，他们基本同属一类，其中有的即使碰到过机遇也如一只破皮球，被踢来踢去的。他们中如果有人是多愁善感型，遇到挫折便心灰意冷，结果是官没做上倒把命搭上了。贾谊活了三十二岁，李贺只活了二十六岁，真可谓是呕血人生，让人痛惜，让人难受，甚至暗自流泪。

爆米花

□周祖斌

晚上在家看电视，突然听到小区楼下“嘭”的一声声响，这久违而又熟悉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我。

来到楼下，我看见路灯下一位老人端坐在火炉前，左手不断地转动着铁制的葫芦锅，右手拉动着风箱。地上堆着不少大米、食用油和白糖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气。老人今年已经65岁了，来自泰州农村，一辈子只干爆米花这一营生，来海门已经五、六个年头了，虽然生意不算红火，但也能维持生计。

眼前爆米花的场景，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儿时。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前，那时农村生活贫困，爆米花是孩子眼里稀缺难得的美食，能吃上一次爆米花，心里便觉得美。

冬闲时节，地里没活了，爆米花的师傅就会挑副担子走村串户，一个火炉，一只风箱，一只铁制的葫芦锅，一个带柳条筐的布袋子，是爆米花师傅的全部家当。师傅边走边吆喝：“爆米花了，爆米花了！”往往来到一个村子，只要有一家爆

米花，他就会停下来。村里孩子们听到“嘭”的一声声响，不管自家父母愿不愿意爆米花，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现场，一会儿，就把爆米花师傅围个水泄不通。

爆米花时，师傅支起葫芦锅，打开顶头的盖子，倒进一大碗玉米或者大米，放一些糖精，再用盖子边的搭扣勾住锅身，旋紧上口的螺丝，这时锅子就可以躺下搁在Y形铁支架上了。爆米花师傅不时往火炉里加些煤球，坐在小木凳上，左手转动葫芦锅屁股上的摇把子，右手呼哧呼哧地拉动旁边的风箱，双手配合得很熟练，随着风箱的拉动，红彤彤的炉火舔起转动的葫芦锅。

不到十分钟的光景，压力表就到了指定位置，最精彩的高潮就要到了。这时候师傅站起身，麻利地抽出一根铁管，套住葫芦锅头部的一个卡扣，一脚踏住葫芦锅颈部，葫芦头伸进柳条筐的开口，然后吆喝一声：“躲远点喽！”孩子们立即训练有素的捂耳后撤。只听“嘭”的一

灯下
漫笔

声，霎时空气中溢满着爆米花的香味。孩子们早已虎视眈眈，伺机而动，一拥而上去抢那些跑到外面的爆米花，不管沾不沾土，带不带灰，抢到手便往嘴里填。

爆米花拿回家后，母亲往往都要把它藏起来，她每天像变戏法似的拿一些爆米花给我们解馋。如此，一袋爆米花倒能吃上十天半月。

当然，也有母亲失算的时候，只要让我们发现了爆米花的藏身之地，那经常是三五天时间就会让我们消灭光。母亲知道后也不责怪，总是说：“早晚都给你们吃的，早点吃完定心，省得你们脑子里整天念着爆米花。”

如今，爆米花的方式早也发生了根本变化，大都是用全自动的爆米花机器，品种也多，有奶油味、巧克力味以及彩色的米花等等。但是这些花样百出的爆米花，却没有那种生着小炉子，手拉着风箱，慢慢地转着葫芦锅爆出来的米花香甜，更缺少了那种爆米花时的氛围和热闹。